

# 我的名字叫帕慕克

文 本报记者 金丹丹

两个月之前,这本装帧简洁的书出现在各大书店的架子上,有一个颇具深意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红》。也许很多人是被它貌似玄疑的开头吸引而将它捧回了家:“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尽管我已经死了很久,心脏也早已停止了跳动,但除了那个卑鄙的凶手之外没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而他,那个混蛋,则听了听我是否还有呼吸,摸了摸我的脉搏以确信他是否已把我杀死,之后又朝我的肚子踹了一脚,把我扛到井边,搬起我的身子扔了下去。往下落时,先前被他用石头砸烂了的脑袋摔裂开来;我的脸、

我的额头和脸颊全都挤烂没了;我全身的骨头都散架了,满嘴都是鲜血。”……自然,也有人知道这本小说是一位叫做奥尔罕·帕慕克的土耳其作家的第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小说,这个人曾经让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之延迟一周。

《我的名字叫红》曾在晓风书屋畅销排行榜上窜进了前几名,却随即沉寂下来。时过境迁的10月12日,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日,这本书借着作者的东风火速红了起来。在晓风书屋和枫林晚书店都红到了第一。晓风书屋的店员说:“销量绝对是直线上升,这几天每天都一二十本地在卖。”枫林晚

书店经理朱升华说:“我们特地去加货了,出版社库存都卖空了,正在加印。”

这本书的出版商世纪文景说此书又加印了三万册。对于外国文学作品不是小数目呀。

## 书店:估计也就火一个月

获奖了,书就好卖了,这种情况对晓风书屋的经理姜爱军是司空见怪之事。“估计也就火一个月左右。毕竟大家对作者也不太熟悉,这阵风过了兴许就淡忘了。”

“一般来买的都是像那些对外国文学比较关注的,或者看作者获奖了想买来看看。估计不会很畅销。”

虽然说他不断有新作品被引进,相比去年、前年诺贝尔奖得主的书也更好读一点,但读者群还是比较狭窄的。毕竟文章还是有点难度,有点涩,一般读者不可能一口气读完的。”枫林晚书店经理朱升华说不可能如易中天这样持续地“如日中天”,也比不上数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却屡屡失之交臂的米兰·昆德拉。

## 余华:我早买了,还没读

拨通作家余华电话,说起帕慕克及《红》一书。余华说:“据我所知他的书就一本被译成中文吧,我几个月前就买了,还没读,正准备看呢。”



《我的名字叫红》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沈志兴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定价:34.00 元

## ●关于书

### 《我的名字叫红》

帕慕克的第六本小说,出版于1998年,是他的成名作,也确定了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获得2003年都柏林文学奖,奖金高达10万欧元,是全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成为包揽欧洲三大文学奖项的当代文学大师。

小说的背景是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

1591年,一位苏丹细密画师高雅被人谋杀,尸体被野蛮地抛入一口深井。画师生前接收了一项苏丹的秘密委托,与其他三位当朝最优秀的细密画家齐聚京城,用欧洲的画法精心绘制一本旷世之作。他的死亡显然与这项秘密任务有关。

此时书中的一位叙述主角青年黑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故乡,他疯狂爱了20年的美丽表妹谢库瑞早已结婚。

紧接着,谢库瑞的父亲也在家中惨遭杀害。所有牵涉其中的画师都人人自危,除了自己,他们不相信任何人。

苏丹要求宫廷绘画大师奥斯曼和青年黑在三天内查出结

果,而线索,很可能……就藏在书中未完成的图画某处。

究竟谁是凶手?动机是什么?青年黑能让自己的爱人重回怀抱么?作者让所有的角色都现身说法了:一只狗、一棵树、一枚金币、红色,两具尸体及死亡,甚至凶手全都站出来了。他们仿若生命般,靠着自己的经历与观察,仔细地告诉我们每一条蛛丝马迹。

500多页的小说,读来会有点《达·芬奇密码》的感觉。混合爱情、艺术、推理、哲学……据说帕慕克为写作这样一部具备丰富细节的历史小说,整整花了六年,做了许多功课。“用大量时间读书,观看各种美术作品,但我不觉得那是调查研究,我乐在其中,非常享受。土耳其人是优秀的收藏家,许多古老的政府文件和艺术作品都保存得非常完好。我在这些故纸堆里游荡,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比如以前我们的理发师还兼职给人拔牙。”



## ●关于作者

### 八卦帕慕克

对土耳其熟悉的人不多,对土耳其作家更是知之甚少。对于这位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自然是要好好了解一番。其中比较隐秘的资料,是从帕慕克的官方网经小编辛苦翻译得来。若你想了解更多,当然可以直接上去阅读(<http://www.orhanpamuk.net>)。

帕慕克1952年出生,双子座,是当今土耳其最重要也最畅销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喜欢把他和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等大师相提并论。得的奖也十分可观,欧洲发现奖、美国独立小说奖、法国文艺奖、德国书业和平奖等。

他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欧化且富裕的大家庭,就如他在小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黑书》里所描写的那样,他曾经在瑞士和纽约曼哈顿居住。小时候,他想成为一名画家,从6岁到22岁,他都致力于绘画,孩童时期,还临摹过土耳其的细密画,写成《红》一书也不足为奇了。

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念建筑三年后,他决意放弃自己的建筑师

和艺术家梦想并中止了学业。他又跑到伊斯坦布尔大学念书,毕业于新闻学专业,但从来没有从事过新闻工作。23岁时,他决定要成为一名小说家,他放弃了一切,钻到他的小公寓里,开始写作。

1982年,在写作了7年后,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讲述了一个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尼尚坦石地区的一个富裕家庭三代人的故事。1985年他去了美国,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在纽约住了三年。在那里,他完成了小说《黑书》的大部分。

1991年,他与前妻的女儿吕雅出生。同年,电影《藏匿的脸(hidden face)》公映,这是帕慕克写过的唯一一个剧本,根据《黑书》里的一个故事改编。

他自称“忧郁落寞”,除了在纽约生活的三年,帕慕克一直居住在伊斯坦布尔伴随他成长的房子里。

他写了三十年,除了写作,他没有做过其他任何的工作。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超过40种语言。

## 被帕慕克谋杀

任海平

这是一本称得上惊艳的书。满纸的流光溢彩,华贵的艳黄,令人心旌摇荡的红,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华丽,扑面而来。

以谋杀胜场,同有谋杀与推理,一出场便是死人,一具尸体在井里颇为镇定地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讲它如何被谋杀,气氛陡然紧张,迷云渐起……

以爱情动人,《我的名字叫红》所讲述的爱情毫不逊色,爱情也是解读它的一种阅读方式。离家十二年混迹在外,深受爱情与初恋情人困扰的青年黑,重新回到了伊斯坦布尔,为了重新追求守寡在家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谢库瑞,黑加入到苏丹秘密委制一本伟大书籍的阵营中,为那些精致的插画补上故事,而谢库瑞父亲突然被谋杀则使黑的爱情果相似近实远,要想真正得到谢库瑞的爱,黑就必须揪出真凶,一场爱情与谋杀之间的较量拉开帷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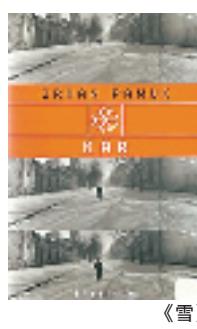
如果知道帕慕克曾经醉心于细密画,曾经为他生长的伊斯坦布尔写过一部《伊斯坦布尔》,并差点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再加上《我的名字叫红》所透露的惊艳以及超乎寻常的视觉冲击,书中不管是谋杀还是爱情都以绘画、艺术、风格等为描述主题,就会知道帕慕克有关爱情与谋杀的布局其实是为了阐发他的艺术理念,对细密画以及伊斯坦布尔的发自内心的异乎寻常的爱。这种理念在他精致的笔下通过一棵树、一只狗、一块金币、一个说书人、一匹马、两个孩子、四个画家包括潜在的凶手等的自述表现出来,他们的出场都是“我”,仿佛你就是他们最可亲近也最信任的人,他们在自述或述他的过程中,不断地提示着你去关注谋杀事件的进展,留意黑与谢库瑞的爱情,吸收作者对细密画的见解。这是一种最易打动人也最能俘获人心的表达方式。

《我的名字叫红》吸引人的还不在于此。它的遣辞运句非常华美,语句充满哲思,行文富有节奏感,特别是强烈的画面感令人身心愉悦。书中大量运用了土耳其的民间传说以及历史故事。最高妙的是,《我的名字叫红》中有谋杀,作者在分析细密画家的风格时恰巧就运用了与谋杀类似的画作;书中有关黑与谢库瑞的爱情,作者就采用了细密画大师毕萨德等关于席琳与胡斯莱夫的爱情画作;故事中套故事,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帕慕克讲了一个苏丹委制伟大手抄书籍的故事,而他本人也为制作了一个伟大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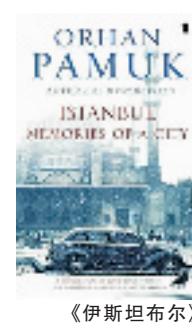
## 除了“红”,“白”马上到



《白色城堡》



《雪》



《伊斯坦布尔》

世纪文景在帕慕克得奖前,除了《红》之外,还引进了《白色城堡》、《雪》和《新人生》三本,9月底时这三本都尚在翻译中。据世纪文景透露,《白色城堡》11月就将出版,《雪》则要到明年1月左右了。

《白色城堡》是一名年轻威尼斯学者的故事,他乘船从威尼斯航向那不勒斯,遭到土耳其船只攻击,被俘虏送往伊斯坦布尔,成为土耳其人何雅的奴隶。何雅外貌神似这名年轻意大利人,他想从这名

意大利人身上了解有关西方的文学、科学与工艺等一切。

日子一久,威尼斯人与何雅愈来愈难以分辨,不是在于他们的外表,而是在于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他们合作为土耳其苏丹进行了一连串的计划,最后一项是研发一件用来对抗波兰与其西方盟军的战争武器。武器在围攻书名所称的“白色城堡”中上阵,此时,两人在城堡的身影底下,终于体会到,“多年来以为是巧合经历的许多事,其

实是不可避免的”。就在这个时候,奴隶与主人做了这件“命定”的事,而帕慕克也留下一道谜题,关于两人身分的难解之谜。

《白色城堡》是一本充满想象力的著作,探讨了身分认同与文化差异的观念,东方与西方的接触,以及土耳其在世界版图上有时显而未知的部分。

《雪》,是一个分裂而满怀希望的土耳其灵魂的深度旅行。主人公KA是一个阴郁但吸引人的诗人,小

说开始时,KA在法兰克福政治流亡,为了母亲的葬礼,他在12年后重归伊斯坦布尔。在他去KARS——一个虚构城市的路上,一场暴风雪降临了。KA声称自己是个记者,对近期的市长谋杀案及由于学校强迫去除头巾所引发的几位年轻女子的自杀事件感兴趣。

《雪》是帕慕克长期计划中的最新一笔:通过叙述,令其国家存在。这也是与现实主义最接近的一次。